

台籍日军通译官爱上澄迈姑娘，单枪匹马击杀恶魔队长 一段抗日时期的传奇爱情故事

文 | 海南日报见习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周宗修

一位明媚动人的姑娘

日前，在澄迈县永发镇永跃村的一间旧堂屋里，今年103岁的村民周明川端坐在铁椅上乘凉。已经严重耳背的他如今很少再与人交流，但却仍不忘和自己膝边年幼的重孙，讲述着一段尘封了近80年的往事。

“1939年农历九月廿七日晚，村里的自卫队在前岭截击从定安方向来犯的日军，由于敌众我寡、弹药不足，自卫队28人不幸全部被俘。”周明川记得，自卫队成员被俘后第二天，包括队长周家文在内的多名人员英勇就义，“中共新竹地下交通站救走的3名队员，也分别被刺了3刀至5刀不等，伤势十分严重。”

澄迈县党史办副主任何传映说，当时事情一出，激起了当地一波又一波民愤，日军驻点周围也发生了多起电话线被割断、道路被挖断等“事故”。这让尖岭据点分遣队长中山认定，这必是共产党引导永跃村的“刁民”所为，决定派出擅长日语、粤语、普通话、客家话、海南话的通译官陈光显前往调查。

在永跃村调查了几个月，陈光显返回据点时却总是“唱老调”，只称“事故”与村民们无关，估计是隐藏在山上的共产党所为，这让中山十分恼火，但又无可奈何。

陈光显不愿将在村中调查到的共产党、农会、妇女救国会等活动情况上报，因为他在这座村子里，邂逅了一朵明媚动人的“玫瑰花”，令他在情意萌动之下，应承了对方的恳求。

周明川告诉记者，这朵“玫瑰花”叫周安旧，是他的远房堂妹，当时仅十八九岁。家境殷实的她容貌秀丽、肤色白皙、身材高挑，是村里出了名的活泼美人，陈光显被其吸引，很快便对周安旧展开了热情的追求。

一场不被看好的恋情

陈光显的“攻势”虽然猛烈，但他日军通译官的身份，难免在他和周安旧之间产生屏障。周明川说，在陈光显表达心意后，周安旧虽也动心起意，但仍故作冷漠。陈光显急忙解释，自己是从台湾被日军强征入伍的，他之所以了解村里的共产党、自卫队、农会等情况却不上报，就是为了保护大家，为抗日尽些微薄之力。“听到这里，堂妹周安旧内心大惊，她恳求陈光显保守秘密、护卫村子，陈光显也一一应承了下来。”周明川说。

“那时，他们的关系到底是福是祸，村里人议论纷纷。”周明川介绍说，自己有一胞兄周明庆，当时身具“民主政府保长”和“中共石浮交通站成员”双重身份，因此他对远房堂妹周安旧的这段恋情忧心忡忡，意图劝使二人断绝情丝。

但周安旧却表示，陈光显知道村子里地下活动的许多情况，也向她许诺，绝不会出卖大家，否则二人就一刀两断，周明庆这才安了心。随后，在这位堂哥的支持下，陈光显和周安旧于1942年初完婚，一同居住在尖岭据点里。

陈光显、周安旧完婚后，周明庆和几位自卫队员便时常以探亲的名义到据点“闲逛”，暗中考察地形。而周明庆设置好的隐蔽录音机，也常由周安旧带出。“这样一来，日军的信息便源源不断地传到我哥手中，再经过他传向中共石浮交通站站长王明春。”周明川说，抗日游击队有了这些关键信息，便在战斗中掌握了更多主动权，给日军带去了多次沉重打击。

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夜，“嘭”地一声枪响，日军驻新吴乡（今澄迈县永发镇内）尖岭据点的分遣队长中山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，这一残暴成性、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至死也未想到，自己竟然会死在曾经的得力助手——通译官陈光显手里。

从一名被强征入伍，被迫协助日军调查共产党、国民党活动踪迹的台湾青年，到深夜潜入据点，将日本分遣队长一举击毙的抗日先锋——陈光显，这位俊秀通译官的勇敢倒戈，源于在永发镇永跃村发生的，令他怦然心动的邂逅。



103岁的老人周明川在回忆往事。 陈卓斌 摄



周安旧(右一)与友人的合照。



永跃村现状，右边是周安旧父母所居小屋旧址。 陈卓斌 摄

一次单枪匹马的暗杀

1942年农历八月十二日，临近中秋，尖岭据点的日军们个个都到院外赏月，聊表对东瀛故土的思念之情。借此机会，周安旧负责引路、放哨，周明庆则带领妇女救国会主任陈爱莲等潜入日军宿舍，翻出光洋23元。“周明庆在撤离时，还将一把毒药投到据点的水井之中，没想到险些引来杀身之祸。”周明川回忆道。

原来，次日凌晨，日军发现井水变色，通过化验发现水中有毒。狡诈的中山立刻意识到，之前查看过水井方位的周明庆十分可疑，于是命人将周明庆擒来据点关押入监、毒打逼供。正在周明庆宁死不承认，即将被斩首示众时，陈光显及时找到了中山，称周明庆是其妻子的远房堂哥，若是周明庆下毒，很可能直接毒死自己的亲人。

何传映告诉记者：“中山当时怒不可遏，反问陈光显若放虎归山，今后到何处去找周明庆，陈光显答，‘如果放他回去，我们夫妻俩用脑袋担保，保证他随叫随到！’”中山看陈光显话已至此，便同意放人，但对陈光显的信任也逐渐瓦解。1943年农历七月初，中山将陈光显调往日军加乐据点，自卫队苦心建立的尖岭据点信息源也自此断绝。

陈光显刚被调离，日军在农历七月十二日下午就集结百余名士兵，对永跃村实施了突然包围，不但逐家入户搜查，将村民们集中拷问、殴打逼供，还派兵搬运柴草、汽油放火烧房。那一天，全村共有25间民房被烧毁、4间民房被拆除。其中，周安旧家4间房屋尽数被毁，损失惨重。

“这一步狠棋，真正激怒了陈光显。”何传映说，那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晚上，陈光显回到永跃村和周明庆等11人商讨报仇计划。陈光显认为，自卫队人员、弹药不足，不宜和日军硬碰硬，还是由他单独杀人、击毙中山，再出来和大部队会合。

当天晚上，凭借着对尖岭据点地形地势的熟悉，陈光显顺利避开哨兵，潜入到了中山的住地门口。在敲开中山的房门后，趁着对方疑惑地将自己迎入屋内时，陈光显果断地拔出手枪、扣下扳机，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……

一段难以梦回的往事

如今，再次走进永跃村，当年的烽火与激情已难觅踪影。随着岁月变迁，周安旧娘家的房屋原址上盖起一间小瓦房，后被其他村民拆除重建，只剩下一个堆砌着杂物、没有屋顶房梁的“半截”屋，一米多高的砖墙上，遍布着数十年来风吹日晒留下的痕迹。

抚摸着这座年幼时居住过的“半截”屋，周安旧胞妹之子周家雄告诉记者，他曾听外婆说起，那场大火后不久，陈光显击毙了中山并连夜赶回加乐据点，在没被日军发现的情况下，继续从事着“双面人”般的通译官工作。

“日本投降后，陈光显与周安旧返回永跃村，同我的外公外婆住了几个月。在外公外婆和亲戚的帮忙下，他们乘船渡海，回到陈光显的故乡——台湾新竹定居，后有2男2女，做起了服装生意。”周家雄说道。

据周家雄了解，周安旧走后，于上世纪50年代寄回过一封给父母的问安信，“到1990年，周安旧独自回到永跃村寻亲，得知我外公外婆、周明庆均已逝世的消息后，她便忍痛赶往定安寻找我母亲，将一张自己与陈光显、子女的合照给我们看，现在照片已经寻不到了。”他记得，1991年，陈光显携妻子最后一次回到海南探亲，还用海南话和前来接机的周家雄聊起过往故事，并打趣道，“海南话和闽南话相似，我学起来快得很哩！”

1996年，周安旧与世长辞，陈光显则在台湾独居，目前仍健在。 图